

# 木里黃金國之謎

趙宗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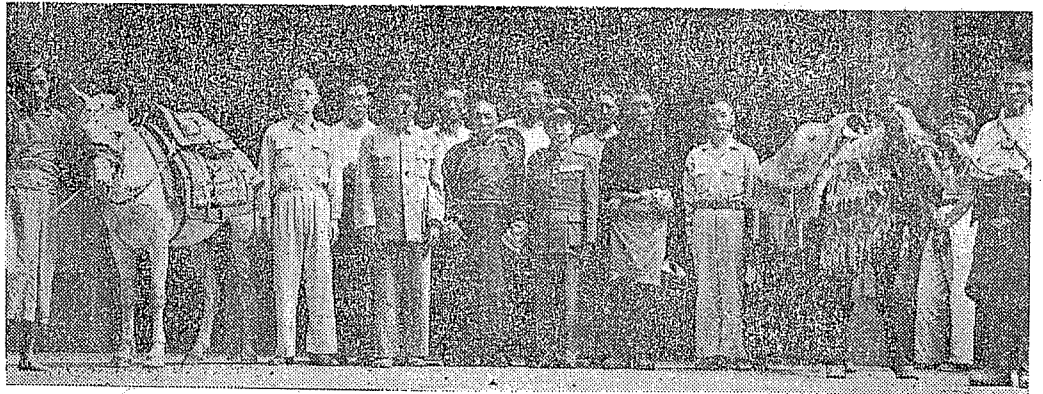
## 龍雲劉文輝盜黃金

謎之國金黃里木

木里是西康省鹽源縣所屬一個地方名稱，這個處在川、康、滇三省邊區的偏僻地方，不獨在台灣很少有人知道，就是過去在大陸也是知道的人並不多，甚至連地圖上也無法找到它的位置，因為木里是一個從來沒有開發過的地方，也從來就沒有人去測量過，祇知道在裏面走（騎馬）由東到西，由南到北大概都要走十三天左右才能到達邊界，它三面都是綿亘不絕的山峯，金沙江就是沿着木里折轉向東流入四川的，差不多環繞了木里三分之一的地界。木里的土司向來就是閉關自守，很少與外界往來，因此要進入木里的人也就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纔能進去，這就是外面知道木里不多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民國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有一位美國傳教的牧師，他的名字叫「詹姆斯」JAMES，他是由雲南進入木里傳教的，因為木里主要是藏族的天下，他就是虔誠的佛教徒，其他苗人有苗人專奉的教，回人也有他專奉的回

教，祇有部份漢人信奉耶穌，因此他傳教的對象既不多，所以在木里祇住了兩年多就抱着他的聖經捲起舖蓋回美國去了，他回國以後把在這個未經開發過的木里所見所聞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木里黃金國」。內容是描寫木里的山川形勢，各種不同民族的分佈情形，以及各種奇風異俗，並且還揭開了木里蘊藏有極為豐富的黃金礦，他並舉出當年用土法開採的情形和駭人聽聞的產量，這就是稱木里為「黃金國」的由來。這本書是一九一七年在紐約出版的，聽說在美國還風行了一時，他寄了一本給木里的土司，這本書我在木里的時候是親眼看見過的，它是二十四開本，大約有二十萬言，印刷得非常精美，還附了很多的圖片，可惜我的英文程度不大靈光，一時又找不到英文字典，祇好囫圇吞棗似懂非懂的看了一遍，當時木里也就祇是這麼一本孤本，不能給我帶出來翻譯，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年前中外雜誌十月號刊載的「楊森回憶錄」，年高德劭的楊惠公他早年也是親身到過木里的，不過楊惠公在回憶錄裏面

，關於這本書並沒有提及，對木里的紀述也祇是片段的描寫，沒有進一步的多作說明。我還記得前兩年台灣電視公司由劉震慰先生主持，每週一次的「錦繡河山」節目裏，也曾經兩次介紹過木里，但是兩次的播報都是限於時間，僅僅祇能勾出一點浮光掠影，無法作有系統的詳細報導，因為木里這個地方在大陸來說雖然不算太大，可是在它這個範圍以內，居住有這樣多複雜的民族倒是少見，它幾乎包括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大成，我始終覺得木里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為甚麼會有這樣多的複雜民族居住在這「宗教」「信仰」絕對不同的地方，而能長久相處，服從藏族土司的統制和領導呢？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謎，可是擺在面前的事實，都是我親目所親，並且大多數的民族部落，我都身歷其境的一處一處訪問過。你能說不相信嗎？以前在大陸的時候我雖然用過很多的時間去加以考證，還請教過不少的學者專家，但是這麼多年來始終沒有得到過一個完整的答案。筆者是在民國三十七年的秋天，當時是在西



軍將(賀)宮門王表代司土里木與軍將(帽軍戴裝軍着中)光國賀司令總備警昌西  
。者作人本為服便軍着右影合等(右)

昌警備總司令部担任參議的職務，適逢木里土司「項松典椿品」與國立木里小學發生了一件人事上的糾紛，他乃派了總管王門宮，隨員格西（經過考試的高僧）率同蘇把總，董把總（外交辦事的）等前來西昌警備總司令部請求派員調查處理，當時總司令賀元公（國光）指令我會同西康省政府設在西昌的屯墾委員會派員查辦以昭公允，那時屯墾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袁品文，我和袁主任接洽以後，他派了一位姓謝的秘書同去，西昌「藝專」學校方面，聞訊也派了一位研究邊疆語文的教授劉鶴鳴先生隨同前往。我們經過幾次協調以後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由我擔任組長，擬訂了一個分工合作的調查計劃呈報總司令核備，在出發之前賀總司令曾召集我們作了一次訓示，他告訴我們一個有關劉文輝派兵進入木里「挖金」和雲南龍雲偵查木里金礦的故事，他說：「木里是一個宗教信仰極為濃厚的地區，又因為裏面藏有極為豐富的黃金礦，過去西康的劉文輝，和雲南的龍雲都覬覦過這個地區的寶藏，以致與木里的土司弄得極不愉快，劉文輝甚至還派過一團兵力攜帶了冶礦工程人員進入木里「挖金」，當時木里土司堅決反對無效後，乃運用了一個「偷天換日」的手段將以前沒有開出黃金的舊礦場，引導劉部人員前去開採，結果一無所獲鐵羽而同。繼之而去木里的就是雲南的龍雲，他派了一員上校級的王參謀，也帶了一部份人員進入木里，名為替土司訓練衛隊，暗中還是偵查裏面的金礦寶藏，不久被木里發覺了他們的企圖乃被驅逐出境。所以要告訴你們這兩個故事，就是要你們進入木里以後一定要保持我們中央的威信和尊嚴，

在談話的時候千萬不要詢問金礦的情形，以免他們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和懷疑。你們這次主要的任務是調查土司與木里小學的人事糾紛，儘可能不必涉及其他事件，他們裏面並沒有旅館飯店，接受招待在所難免，但是要以不苛不擾為原則，使他們留下一個良好印象」。總司令講了半小時語重心長的話使我們三人為之異常感動。會後他立刻令警衛團邱團長挑選了兩名身體魁梧的衛士隨同我們前去，還交了一份送給木里土司的禮品，囑我們帶送土司，我記得是一枝名貴的檀香木和作喇嘛服裝的衣料兩件，我們各人也作了一些準備工作之後，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早晨就隨同木里派來的人員浩浩蕩蕩的出發。

### 西康杭州人畜同棲

從西昌到達木里的邊界大約有五天的途程，我是騎馬，木里派來的人員也是全部騎馬，只有屯墾委員會的謝秘書和西昌藝專學校的劉教授他們兩位是坐「滑桿」。所謂滑桿就是川、康兩省常見的一種簡單的轎子，它是用兩根粗細合適的竹桿，將編好的竹坐墊綁在竹桿上面，支以布棚，可防日曬雨淋，以兩人肩抬，行走山區，非常輕便。我們第一天祇走了五十多里路程就在「河西」住宿，河西是一個小鎮，大約有一兩百戶人家，也是西昌通往鹽源縣必經之地，沿路雖是羊腸小徑但並不十分崎嶇，第二天渡過了一條金沙江的支流，宿在杭州，這個杭州雖然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浙江杭州同名，可是絕對無法與那杭州相比擬，這個杭州僅僅祇有十幾家破落的住

戶，和兩間門口掛着紙糊的燈籠，上面寫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客棧，前院是住人，後院就是關驛馬，食住都在一起，我真不明白這樣一個不堪入目的地方為什麼要取名杭州？恐怕是前代人對杭州的一種幽默吧。我們在這裏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啓程趕路，下午就到了鹽源縣的縣城，承蒙縣長的好意，要我們就住在縣政府裏面的客房，當時的縣長姓張，名字我却一時想不起来了，我祇記得他為人極為和藹，談話也非常風趣，我們在縣城停留了一天，因為縣長是木里的頂頭上司，又是他的「父母官」，所以必須向他請教一些去木里「入境問俗」的應對方法，和一些應該注意忌諱的問題，因此他告訴了我們不少木里的人情風俗，並說明了木里雖然名義上是屬鹽源縣管轄，但事實上他每年祇是向縣府繳納一點象徵式的「錢」「糧」，有的時候是送來一匹馬，有的時候又送來幾樣珍貴的土產和藥材，如麝香、熊胆、鹿茸、野生貝母等；至於裏面的人事行政權照例是無法過問的，他還告訴我們裏面直到現在還是和古代一樣「有無相易」，銀錢鈔票都不通用，另外應該特別一提的就是木里的治安非常良好，真正是「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他說，他在鹽源當了三年零八個月的縣長，從來就沒聽說木里發生過一次竊盜案件，和有關治安的問題，站在我們縣府的立場，所接觸到它的地方政治問題時，自然發覺有其功利的收穫面，同時也發覺其有不少的缺失面，你們這次進入木里以後，經過親身體察當會有所瞭解。我們意外的獲得了這許多寶貴資料以後，更增加了我們進入木里的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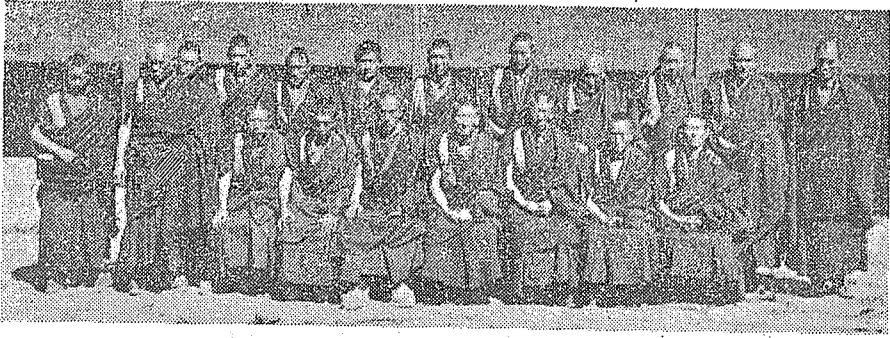
氣和信心，在翌晨就辭別了張縣長出發，當晚是宿在白鹽井經縣長函介而認識的一位陳姓紳士的家裏，倒還乾淨清潔，這個地方是以產鹽著名，完全是以土法生產，產量雖然並不多，但除可供寧屬九縣食用之外，還可供應木里全境和附近數百里以內的夷區食用，真是寧屬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這裏市面倒還繁榮，人口也不算少，我們在白鹽井又停留了一天，因為木里派出來的人員要在此地購買一些日常必須的用品回去，出發時我們這一行列又多出了四匹馱運物品的騾馬，他們在途中也許是離鄉日近高興非常，時時唱出一些祇有他們自己才懂的也不知是歌曲還是經典，有的時候還此唱彼和的唱個不停，加上這天的道路特別平坦，倒減去我們不少的寂寞和疲勞，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就走了六十多里，日未含山就到了進入木里大門的「白鳥脚」（地名），住在這裏把守「頭關」的就是與我同來的蘇把總，他的房屋並不大，是一座兩層磚牆木板的樓房，樓下是專門祇關牲口、牛、羊、騾、馬一應俱全，還雜有一羣羣的鷄鴨，樓上一邊是佛堂和他的內室，一邊三間是客房，中間就算是客廳兼飯廳了。在他家一宿兩餐，菜雖不多倒還够味，我們要付他的餐宿費用他堅決不收，祇好送了他一點牙刷牙膏香皂等，當作禮品，他倒高興極了的收下，沒有一再推諉。

### 藩旗飄揚松針作床

清晨六時我們就隨着木里的人員打馬上路，走了並不多遠，橫在前面的就是有名的金沙江，

金沙江在這一段流域，江面倒並不太寬，流量也不甚湍急，可是渡口祇有兩條不大的簡陋渡船，我們人衆馬多，過這個小小的渡口，倒就攔了我們不少的時間，一直坐在江邊等到全部人馬渡完才再度上路，這裏面的道路倒不像和沒有開發的原始森林一樣，大致與鹽源境內的相差不多，並不難走，所不同的就是他們路上隔不多遠，就在路的中央堆集一些大小不等的石塊，有些堆成一人多高，有些半個人高，完全是視路面的寬仄而定，下面大上面尖，有點像寶塔形狀，絕不散亂，他們來往行人都要注視石堆合十爲禮，就是坐在馬上的人也不例外，我們在行進之中舉目四顧，多是一片荒涼，走了幾里甚至十餘里才可看見幾戶人家，沿途草木叢生，並非不毛之地，祇是沒有開發而已，真可說是地廣人稀，大家繼續前進的走了六個多小時，當然在中途曠野也得下馬來休息了好幾次，各人也吃了一點隨身攜帶的乾糧，和水壺裏的開水，不知不覺間據他們說已經走了六十多里，到了一個有幾十戶人家的農村，地名叫做「熱地」它是幾座小山環抱中一個並不太大的平原，這裏不獨並不炎熱反較其他地區清涼，這地名「熱地」的來由我就無法明白了，董把總的家就是住在這裏，到達的時候董把總把我們引導到他家裏住宿，他這座房子的形式和蘇把總的倒差不多，不過要大上一倍以上，就建築方面來講，也比蘇把總的精美得多，一望就知道是從外面請進去的漢族泥木工人所造成的，屋裏的陳設和器具雖然說不上十分精緻，但是照我的眼光看來就是外面的中等人家也不過如此。他們夜間的照明設備却很奇怪，他

集中木里大喇嘛寺聽講的各寺喇嘛。



是在客廳也是在飯廳的中央，高懸一個直徑大約一尺五寸用薄鐵製成的圓盤，將含有松節油極為濃厚的乾松枝劈成五、六寸長短，點燃放在盤內，隨時準備增添。廳內倒很光亮，還會散發出一種松節油的香味，不過黑烟太濃，時間一久可能會將房屋熏成漆黑，好在他們習慣於早睡早起，點燃不會超過兩個小時就把它熄滅就寢，也許他們這樣照明的辦法，是因為遇有多數的客人或者是喜慶集會才偶一為之，否則實在既麻煩又不經濟，我們仍然是一宿兩餐天明上路，知道董把總也不會收我們的房飯錢還是送了

他們一點日用的禮品。進入木里的第二天是住在一個好像是中途站又像是小廟宇的招待所，是一棟大約有七、八間的平房，外有走廊裏面住有十幾位喇嘛，大門口樹立了一根丈餘長的旗桿，上面掛有一種杏黃色的旛旗迎風飄展，進門是一個不大的院落，右手斜坡上建有一棟小小的樓房，王門宮把我們引到這座樓房住宿，房裏沒有床鋪設備，地板上佈滿了一尺多厚的松針，我們就將行李舖在上面睡眠，非常鬆軟，就像是睡沙發床一樣，房屋的後面有一小間廚房，這裏的喇嘛並不為我們做飯，不過他將做飯的材料倒準備得非常豐富，包括鍋盆碗盞，柴米油鹽，各種蔬菜等等，可以說應有盡有，好像是一切你們自己動手，愛怎麼喫就怎麼喫，這個辦法倒還乾脆，如是我們祇好七手八腳的做菜的做菜，煮飯的煮飯，忙得十分有趣，好在我們帶來的兩位衛士倒很能幹，不到兩個小時全部弄好，在這又餓又累的時候，大家都是狼吞虎嚥的據案大嚼，如果不是將第二天的早餐早已分開，將會一掃而光全部吃掉。進入木里境內的第三天，據董把總說今晚我們就可以住在木里三大寺之一的「康烏大寺」（譯音）。我們在中途站是早上六時出發的，走了三十多里路發現前面山坡路傍，肅立了十多位喇嘛，為首的一位還雙手捧了一方折疊成長方形的白布，據董把總告訴我這白布名叫「哈達」，是代表着見面時的一種禮貌，我們也必須「如法泡製」的交換一方，幸喜我們在鹽源縣縣長就已經說過，因而早就有所準備，否則就是臨時抱佛腳這裏也沒有佛腳可抱，我們上前經董把總一一介紹後

，交換「哈達」，「行禮如儀」，然後喇嘛首先上馬前行，又走了大約三十餘里，到達了「康烏大寺」，這個大寺內有三百多位喇嘛，廟貌確實莊嚴，好像和照片上所看到的西藏大寺一樣，裏面正殿一尊大佛就有一丈多高，塑得慈眉善目極為傳神，我們禮佛時必須將一份「哈達」拋上佛佛頭頂，否則視為「不敬」，也就是敬佛不誠，董把總恐怕我拋不上去，乃自動為我代拋，他的身手的確不凡，在口中念念有詞的一瞬間就將「哈達」拋落佛頂，我們在拜佛的時候，喇嘛在傍撞鐘播鼓，還有一些樂器伴奏，口中不斷的唸誦經文，據說這就是為我們祈福，隨後喇嘛又把我們引導參觀各處的佛像，和很多喇嘛正在經堂誦經唸佛的情形，再將我們送往大寺附近的一個招待所住宿，這個招待所頗具規模，共有六房兩廳，還有一片小小的花園，培植了不少的奇花異卉，香氣撲人，在長途跋涉以後看了這麼一個好地方，倒能使人曠神怡，忘却旅途的疲乏，我看天色還早，個人隨便步出參觀，就在這招待所臨近的地方，發覺有一座為人不大注意的古廟遺跡，那個範圍比現在這個康烏大寺還要大上一倍，雖然只剩些凋零斑剝的破瓦殘垣，我們仍不難想像到當年的肅穆壯麗，我獨自徘徊憑弔在這寧靜得有些寂寞的廢墟時，真使我有跨越時空，神遊在歷史中的感覺，這個大廟究竟建築在那個朝代，是甚麼時候因甚麼原故傾倒的，我一時無法考證，祇有留待以後考古學家進入木里去研究，才能揭開這個謎底。我一面思索一面踏上歸程，待我進入招待所，業已夕陽西下，喇嘛又派了兩名工人專司挑水燒火和酒

掃之役，內外倒收拾得窗明几淨，真可以說是  
一塵不染，這裏還是和昨天的招待所一樣，祇供  
應一些食品的材料，看起來還要比昨天的豐富得  
多，我們一宿兩餐之後仍是一早六時起程，這  
天走了七十多里，住在一個藏族的人家，這個地

方名叫楊村，倒也名符其實，此處人戶並不算多  
，但是小橋流水四處垂楊，頗有江南風味，這家  
招待我們的晚餐倒還不錯，祇是作為飲料的酥油  
茶有點不敢問津，不過我爲了恐怕失態不敢掩鼻  
而已，我們同伴來的那位研究邊疆語文的劉教授



木里土司的衛士。

倒喝得津津有味，他還真能用藏語和  
他們交談，可能這地方的藏語與西藏  
的發音有些不同，我雖不懂但看他們  
的交談，仍離不了要利用手示，這究竟  
是辭不達意，還是劉教授的藏語沒有  
到家，那就祇有他們交談的雙方才知  
道了，飯後我們當晚就送了主人一些  
日常用品，他反向我們一再道謝，倒使  
我們有點汗顏，一宿醒來東方已經發  
白，漱洗以後立刻起程，這天走了八  
十多里，越過了一座峭壁下的山溝，  
到了木里上屈土司「項扎巴松典」居  
住的別墅「苦巴殿」（譯音），這個  
地方是一座富麗堂皇宮殿式的房屋，  
據說是由雲南昆明請進來的建築師和  
工人化了兩年多的時間才造成的，如  
果與北平的宮殿相較那自然是大巫與  
小巫之分，但各種樓台亭閣還是爲數  
不少，也油漆得煥然一新，「項扎巴  
松典」聽說我們到來，就立在門口迎  
接，我們交換了「哈達」就進入客廳  
，這裏面的陳設真是古色古香大方美  
麗，經過了一番例行「官式」的問好  
寒暄以後，在這裏最使我感動的，是

看見廣闊客廳上方的牆壁上還繪有今 總統蔣公  
的肖像和戴季陶先生的肖像，我問他們，總統蔣  
公是國家的元首，當然應該恭繪，爲甚麼還要戴  
先生的呢？他們的回答是戴先生信佛教，正是我  
們佛教徒崇拜的偶像，我才瞭解他們繪戴先生  
肖像的緣由，當晚將我們安置在這座別墅偏西的  
一所廂房裏，他們這裏倒備有廚師，晚餐頗精美  
，我們一宿之後還是送了「項扎巴松典」一份不  
薄的禮品，離了「苦巴殿」，再度起程，我們這  
一天祇走了五十幾里路，因爲過此即無宿處，又  
是住在一個藏族人家，他們的招待大致也和前天  
的那家一樣，一宿兩餐之後因爲這裏面不能通用  
銀錢祇好送禮如儀，趕緊上路朝向木里大寺前進  
，這一段的道路更是既平且寬，如果將橋樑涵洞  
稍許加強，簡直可容汽車往返，我問董把總這一  
段路爲甚麼這樣寬闊，他告訴我因爲木里有三大  
寺，主寺是在木里，靠北方的大寺是「挖耳寨」  
（譯音），那是主教活佛永久的住處，靠南方的  
就是「康烏大寺」（譯音），土司在這三大寺每  
年循環各住一年，每年在遷居的時候，他是乘坐  
八人拾的大轎，隨從的喇嘛衆多，所以路面必須  
寬大，住在路傍的農民，甚至離大路十里八里的  
居民，都分配負有維護路面整潔的義務，所有三  
大寺之間的道路規定都是如此。

### 母狗母鷄都不許餵

我們一邊走一邊閑談，在馬蹄得得聲中於下  
午四時經過一座小橋，上了一個坡度並不太高的  
小丘就到達木里大寺，總管王門宮將我們一行引



入內殿與正在誦經的土司「項松典精品」相見了，我看他那時候的年齡可能還不到三十歲，圓圓的臉，胖胖的身裁，眉目間還流露着一股英俊之氣，他和我們談話，都是由董把總在傍翻譯的，多半是談些不着邊際的外交辭令，如路上辛苦，這裏的生活過不過得慣，需要甚麼可以告訴董把總，還要我們在木里多休息幾天等；他並未觸及到與木里小學糾紛事件的正題，應酬一番以後，就把我們送入寺後一所寬大的招待所居住，第二天上午我和屯墾委員會的謝秘書同往訪問就在附近的木里小學，我們見到了楊校長，他是江蘇東海縣人，師範學校畢業，我們在交談一小時多的當中，發覺他非常誠懇，沉默寡言有問必答，充滿了活力與幹勁，校內祇有學生四班，全是一、二年級，因為這所小學是由教育部去年才直接主辦的，所以定名為國立木里小學，共有教員六人，都是去年師範畢業的學生，依據志願分發而來的，內有一位女性教員陳夢華，她是四川重慶人，也就是這次糾紛事件的主角，她年輕，充滿了朝氣，和我們談話間，很不滿意木里當局重男輕女的歧見，她說一定要和土司理論，爭回這個女權，她不瞭解佛教的規律，是不能接近女性，並不是輕視女權，因為木里有這麼一條戒律，凡三大寺週圍三十里路以內不獨不許女性接近，就是母狗，母貓，母雞，母鴨都絕對不許餵養，更不許在三十里路以內殺生，所以木里的喇嘛雖然可以吃葷，但所有的葷菜都是每天從三十里路以外殺好運來的，他們糾紛的起因是這位今年才派來的女性教員，經常在課餘之暇「偷窺聖地」不服勸阻，土

司多次請求校方調離，校長始終置之不理，其實這位陳女士也祇是懷着一種好奇和觀光的心理到處看看，並沒有如他們所指那樣嚴重的「偷窺」，她那裏知道這樣就是犯了他們的「大忌」，我們理解了這個問題的重心以後，第二天就邀請了王門宮和楊校長陳女士等，在這個招待所的客廳開了一次協調會議，我向雙方說明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請楊校長順應木里當局的宗教習俗，將陳女士與鹽源縣城的男性教員對調服務，楊校長當場就答應了，我還以為這位昨天慷慨激昂一定要爭回女權的陳女士必然不會很快同意，或者還有一些牢騷，那裏知道她毫不遲疑非常爽快的就同意了，也不知她究竟是給我的面子，還是覺得木里既沒有什麼光好觀，還要好像是「鶴立雞羣」(因為附近沒有女人)一樣住在這「禁地」來受他們的悶氣，這場風波並沒有費多大的唇舌也就此平息下來，第三天土司請我們吃飯，這個場面倒好像是「天方夜譚」裏面「一千零一夜」電影的情景一樣，他是在一個充滿神祕的內殿，四週懸掛的都是金黃色的絲絨簾幕，香烟繚繞，令人有說不出一種氣氛，殿的中央擺了一張大圓桌，潔白的桌布上還繪了一些圖案花紋，菜肴很多都是由十幾位喇嘛身披紅色袈裟，手捧擦得雪亮鏤花的銀質托盤，每盤放有菜肴一碗，躬身魚貫而入，圓桌傍邊還有兩位喇嘛專門將菜接放桌上，真是山珍海味應有盡有，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還有江南風味的小籠包餃，我們一直吃了兩個多小時纔盡歡而散，這個豪華的宴會我們事前一無所知，既已進入又不能中途退出，使我尷尬非常，我在

一邊吃一邊談的時候，心裏老在默念着賀元公的訓話：「裏面沒有旅館飯店，接受招待在所難免，但是要以不苛不擾為原則」，這雖不能說算是我們的苛求，難道說不是大擾一次嗎？所以我事後想到這個問題總是心常耿耿，但一想到我另一成就，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將主要任務，「土司與小學的糾紛圓滿達成和解」，心情又轉為愉快非常，倒使我的內心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矛盾，但我在離開木里的時候，將我那美製森林作戰用的行軍吊床，和望遠鏡送給了土司，才平定了我那久久不能釋懷的矛盾心理，又休息了兩天，我就向董把總很技巧的，在不觸及他們金礦寶藏的原則下，請他告訴土司我想請他派人陪同看看木里境內民族的分佈情形，和他們的生活狀況，其實我是在西昌臨走的前夕，賀元公令我進入木里以後，盡可能相機將裏面的「兵要地誌」調查清楚，這也是我此行的第二任務，出乎意料之外的很快就獲得了土司的許可，他並指定董把總陪同我同行，因此我又作了另一次的準備，將尚未送完的一些日用必需品，如花布，香肥皂，鹽巴，牙刷，牙膏等；重加整理分別包裝，還和董把總研究了一下赴各處的起止時間，及路程的順序，恰好第二天木里大寺不知是甚麼佛的誕辰，要舉行大規模的跳神的祭典，屯委會的謝秘書，和那位研究邊疆語文的劉教授，他們正忙着要看這場很難得遇到的盛會，我却祇將正在演習跳神，頭戴面具服裝整齊的喇嘛拍了幾張照片，就辭別了土司和王門宮，帶了兩名衛士和董把總一行悄悄的重新踏上旅途了。(未完)